

中国古典精品小说

儿女英雄传

【清】文康

下



·中国古典小说名著精品·

儿女英雄传

〔清〕文 康 著

下

中国盲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儿女英雄传/(清)文康著. - 北京:中国盲文出版社,
1999.12

ISBN 7-5002-1360-3

I. 儿…

II. 文…

III. 章回小说-中国-明代

IV. I242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1999) 第 68698 号

儿女英雄传(全两册)

编 著:(清)文康

出版发行:中国盲文出版社

社 址:北京市丰台区卢沟桥城内街 39 号

邮政编码:100072

电 话:(010)83895214 63289149

印 刷:北京汤北胶印厂

经 销:新华书店

开 本:850×1168 1/32

字 数:588 千字

印 张:23.5

印 数:5001—10000 册

版 次:2000 年 6 月第 1 版 2002 年 6 月第 2 次印刷

书 号:ISBN 7-5002-1360-3/I·201

定 价:33.40 元

此书盲文版同时出版
盲人读者可免费借阅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目 录

缘起首回 开宗明义闲评儿女英雄

引古证今演说人情天理 (1)

第 1 回 隐西山闭门课骥子 捷南宫垂老占龙头 (8)

第 2 回 沐皇恩特授河工令 忤大宪冤陷县监牢 (18)

第 3 回 三千里孝子走风尘 一封书义仆托幼主 (30)

第 4 回 伤天害理预泄机谋 末路穷途幸逢侠女 (43)

第 5 回 小侠女重义更原情 怯书生避难反遭祸 (56)

第 6 回 雷轰电掣弹毙凶僧 冷月昏灯刀歼余寇 (70)

第 7 回 探地穴辛勤怜弱女 摘鬼脸谈笑馘淫娃 (83)

第 8 回 十三妹故露尾藏头 一双人偏寻根究底 (95)

第 9 回 怜同病解囊赠黄金 识良缘横刀联佳偶 (108)

第 10 回 玩新词匆忙失宝砚 防暴客谆切付雕弓 (123)

第 11 回 胡县官糊涂销巨案 安公子安稳上长淮 (135)

第 12 回 安大令骨肉叙天伦 佟孺人姑媳祝侠女 (147)

第 13 回 敦古谊集腋报师门 感旧情挂冠寻孤女 (162)

第 14 回 红柳树空访褚壮士 青云堡巧遇华苍头 (177)

第 15 回 酒合欢义结邓九公 话投机演说十三妹 (193)

第 16 回 莽撞人低首求筹画 连环计深心作笔谈 (211)

第 17 回 隐名姓巧扮作西宾 借雕弓设计赚侠女 (228)

第 18 回 假西宾高谈纪府案 真孝女快慰两亲灵 (246)

- 第 19 回 恩怨了了慷慨捐生 变幻重重从容救死 (262)
- 第 20 回 何玉凤毁妆全孝道 安龙媒持服报恩情 (279)
- 第 21 回 回心向善买饬卖刀 隐语双关借弓留砚 (293)
- 第 22 回 晤双亲芳心惊噩梦 完大事矢志却尘缘 (312)
- 第 23 回 返故乡婉转依慈母 圆好事娇嗔试玉郎 (329)
- 第 24 回 认蒲团幻境拜亲祠 破冰斧正言弹月老 (348)
- 第 25 回 何小姐证明守宫砂 安老爷讽诵列女传 (369)
- 第 26 回 灿舌如花立消侠气 慧心相印顿悟良缘 (383)
- 第 27 回 践前言助夜伸情谊 复故态怯嫁作娇痴 (404)
- 第 28 回 画堂花烛顷刻生春 宝砚雕弓完成大礼 (422)
- 第 29 回 证同心姊妹谈衷曲 酬素愿翁媪赴华筵 (442)
- 第 30 回 开菊宴双美激新郎 聆兰言一心攻旧业 (463)
- 第 31 回 新娘子悄惊鼠窃魂 憨老翁醉索鱼鳞瓦 (479)
- 第 32 回 邓九公关心身后名 褚大娘得意离筵酒 (498)
- 第 33 回 申庭训喜克绍书香 话农功请同操家政 (520)
- 第 34 回 屏纨绔稳步试云程 破寂寥闲心谈月夜 (543)
- 第 35 回 何老人示棘闱异兆 安公子占桂苑先声 (566)
- 第 36 回 满路春风探花及第 一樽佳酿酬酒酬师 (588)
- 第 37 回 志过铭嫌隙成佳话 合欢酒婢子代夫人 (611)
- 第 38 回 小学士俨为天下师 老封翁蓦遇穷途客 (635)
- 第 39 回 包容量一诺义周贫 矍铄翁九帙双生子 (661)
- 第 40 回 虚吃惊远奏阳关曲 真幸事稳抱小星稠 (690)

第 25 回

何小姐证明守宫砂 安老爷讽诵列女传

这回书接着上回，表的是邓家父女不远千里而来，要给安公子、何小姐联姻。见安老爷替姑娘给她的父母何太翁、何夫人立了家庙，叫她接续香烟。姑娘喜出望外，一时感激欢欣，五体投地。邓九公见她这番光景，是发于至性，自己正在急于成全她的终身大事，更兼受了安老爷、安太太的重托，便要趁今日这个机缘作个牵丝的月老，料姑娘情随性转，事无不成。不想才得开口，姑娘便说出“此话休提，免得搅散了今日这个道场，枉了他老夫妻的一片深心，坏了我师徒三年义气。”这等几句话来。

这话要照姑娘平日性子，大约还不是这等说法。这是安老爷、安太太一年的水磨工夫，才陶冶得姑娘这等幽娴贞静；又兼看着九公有个师徒分际，褚大娘子有个姐妹情肠，才得这样款款而谈。其实按俗话，这也就叫作“翻了”。这一翻，安老爷、安太太为自己的事，自然不好说话。张太太是不会调停。褚大娘子虽是善谈，看了看今日这局面，姑娘这来头，不是连玩带笑便过得去的，只说了一句：“妹妹，请不要着急，听我父亲慢慢的讲。”此外就是张老和褚一官两个人，早到厢房和公子攀谈去了。安老爷见这位大媒才拿起一把蒲扇来，就抡圆里碰了这等一个大钉子，生怕卸了场，误了事，只得说道：“姑娘，论理这话我却不好多言。只

是你也莫怪了九公，他的来意正为着你师徒的义气，我夫妻的深心，不要搅散了今日这个道场，所以才提到这句话。”

安老爷这一开口，原想姑娘心高气傲，不耐烦去详细领会邓九公的意思，所以先把这三句开场话儿作了个破题儿，好往下讲出个所以然来。那知此刻的姑娘不是青云山和安老爷初次相见的姑娘了。方才听安老爷说了这几句，便说道：“伯父，不必往下再谈了，这话我都明白。请听我说：人生在世，含情负性，岂同草木无知？自从你我三家在青云山庄初会，直到如今，一年之久。承伯父母的深恩，我师傅和这褚家姐姐的厚意，那一时，那一事，那个去处，那个情节，不是要保全我的性命，成就我的终身！我便是铁石心肠，也该知感恩情，诸事听命。无奈我心里有难以告人的一段苦楚，虽是伯父母善体人情，一时也体不到此，事已至此，我也不得不说了。想我自十六岁才有知识，便遭了纪献唐那贼为他那贼子纪成文求婚的一桩岔事，以至父亲持正拒婚，触恼那贼，丧了性命。我见父亲负屈含冤，都因我的婚姻而起；我从那日便打了个终身守志，永远不出闺门的主意，好给父亲争这口气。谁知那纪贼万恶滔天，既逼死我父亲，还放我母女不过，所以我才设法着人送了父亲灵柩回京，我自己便保着母亲，逃到山东地面。听说这九公老人家是一位年高有德的诚实君子、血性英雄，我才去投奔他。为的是靠他这年纪声名替我女孩儿家作一个证明师傅，好叫世人知我母女不是来历不明。及至到了那座青山栖身，我既不能靠着十个指头趁些银钱，换些柴担斗米；又不肯舍着这条身子作人奴婢，看人眉高眼低，却叫我把甚么奉养老母？论我所能的就是我那把单刀，无法只得就这条路上，我母女苟且图个生活。及至走了这条路，说不得风尘肮脏，龙蛇混杂，已就大不是女孩儿家的身分了。纵说我这个心，心无可愧，见得天地鬼神，我这条身子尚未分明，就难免世人议论。因此我一到青云山庄，便禀明母亲，焚香告天，对天设誓，永不违人。请我母

亲在我这右臂上点了一点守宫砂，好容我单人独骑，夜去明来，趁几文没主儿的银钱，供给母亲的薪水。这是我明心的实据，并非空口的推辞。此地并无外人，我这师傅是九十岁的人了，便是伯父你待我的恩情，也抵得个生身父母，不妨请看。”姑娘一方说着，一面便把袖子高高的掳起，请大家验明。果见她那只右胳膊上，点着指顶大、旋圆必正的一点鲜红朱砂印记，深深透入皮肉腠理，凭怎么样的擦抹盥洗，也不褪一些颜色。

当下邓九公父女和张太太以至那些仆妇丫鬟看了，都不解是怎么一个讲究。只有安老夫妻心里明白，看着不禁又惊又喜，又疼又爱。你道他这番惊喜疼爱，从何而来？原来他老夫妻看准姑娘的性情纯正，心地光明，虽是埋没风尘，倒像形迹诡秘，其实信得她这朵妙法莲花出污泥而不染，真有个磨而不磷、涅而不缁的光景。只是要娶到家来，作个媳妇，世上这般双瞳如豆、一叶迷山的人，以至糊涂下人，又有几个深明大义的呢？心里未尝不虑到日后有个人说长道短，众口难辞。只是他二老是一片仁厚心肠，感念姑娘救了自己的儿子，延了安家的宗祀，大处着眼，便不忍吹求到此。如今见姑娘小小年纪，早存了这般苦志深心，他老夫妻更觉出于意料之外，不禁四目相关，点头赞叹。不过这番赞叹，把姑娘个婉转拒婚的心思益发作成了他老夫妻的求亲张本。这便叫：“事由天定，岂在人为？”

闲话少说。却说玉凤姑娘证明她那点守宫砂后，依然放好袖子，褪进手去，对安老爷、安太太说道：“我这番举动，也就如古人的卧薪尝胆、吞炭漆身一般。原想等终了母亲的天年，雪了父亲的大恨，我把这口气也交还太空，便算完了这生的事业。那时叫世人知我冰清玉洁，来去分明。也原谅我这不守闺门，是出于万分无奈，不曾玷辱门庭。不想母亲故后，正待去报父仇，也是天不绝人，便遇见你这义重恩深的伯父伯母和我师傅父女两人，同心合意费了无限精神，成全得我何玉凤祸转为福，死里求生，合

葬双亲，重归故土。便是俗话也道得个：‘猫儿狗儿识温存。’我何玉凤那时若一定不跟你二位老人家回京，便是不识温存，不如畜类。所以我才预先说明，到京葬亲之后，只求伯父你给我寻座小小的庙儿，近着我父母的坟茔，息影偷生，完成素志。如今承伯父不枉了我栖身庙宇这话，特特的给我父母立了这座家庙，不但我身有所归，便是我的双亲也神有所托。这是一片良工苦心，这才叫作‘义重如山，恩深似海’。便算你二位老人家念我搭救你家公子那点微劳，也足足的报过来了。至于人世‘姻缘’两字，久已与我何玉凤无干。便是谕旨纶音，也须原谅个‘人各有志’，更不必再讲到你令郎公子身上了。想来伯父母该可怜我这苦情，不疑我是推卸。”

姑娘这段话，说了个知甘苦，近情理，并且说得心平气和，委屈婉转，迥不是前番在青云山那输理不输嘴、输嘴不输气的女子。要照这等看起来，敢是今日安老夫妻、邓家母女四人作的这桩事，竟大大的有些欠斟酌？从来问名纳采，古体昭昭，便是爱亲作亲吧，也得循乎礼法，岂有趁人家有事宗庙的这天，大家伙子挤在一处，当面鼓，对面锣，就和人家本人儿嘈嘈说起亲来的？便是段小说，也就作得无礼，何况是桩实事！然而细按下去，却也有个道理。书里交代过的：安老爷当日的本意，只要保重这位姑娘，给她立命安身，好完她的终身大事；这段姻缘，并不曾打算到公子身上。因邓九公父女一向心热，定要给公子联姻，成就这段如花美满的姻缘。再加上媳妇张金凤因姑娘当日给她作成这段良缘，奉着这二位恩情备至的翁姑，伴着这等一个才貌双全的夫婿，饮水思源，打算自己当日受了八两，此时定要还她半斤；她当日种的是瓜，此时断不肯还她豆子。今生一定要和她花开并蒂，蚌孕双珠，才得心满意足。在安老夫妻也非不知，此刻事事给她办得完全，将她聘到别家，才是公心，娶到自家，便成私见。转念一想，既要成全她，到底与其聘到别家，万一弄得有始无终，莫如

娶到我家，转觉可期一劳永逸。所以才大家意见相同，计议停当，只在今日须是如此如此。然则他四位之中，如安老爷的学问见识，安太太的精神操持，邓九公的阅历，褚大娘子的伶俐，岂不深知姑娘的性儿，怎的就肯这等冒冒失失的提将起来？这也有个原故：在邓家父女一边，是服定了安老爷了，觉得我这把弟，我那二叔的本领，慢说一个十三妹，就让捆上十个十三妹，也不怕弄她不转；在安老夫妻这边，是见姑娘在青云山庄经了那番开导，在船上又受了一路的温存，到家里更经了一年的作养，近来看姑娘那举止言谈，早把冷森森的一团秋气化成了和蔼蔼的满面春风，认定了姑娘是个性情中人，所以也把性情来感动她。给她父母安葬，便叫公子扶柩代劳。给她父母立祠，也叫公子捧牌代劳。料想她性动情移，断无不肯俯就之理。再经邓九公年高有德，出来作这个大媒，姑娘纵然不便一诺千金，一定是两心相印。到了两心相印，只要姑娘眼皮儿一低，腮颊儿一热，含羞不语，这门亲事就算定规了。至于姑娘当日在青云山庄，因她父亲为她的婚事，含冤负屈，焚香告天，臂上刺了守宫砂，对天设誓，永不适人的这个隐情，便是佟舅太太和她同床睡了将及一年，她的乳母丫头贴身服侍她更衣洗浴，尚且不知！这安老夫妻、邓家父女四位怎的晓得？所以弄到这边邓老头儿，才拿起那把冰斧来，一斧子就碰在钉子上卷了刃了。那边安老先生见风头不顺，正待破釜沉舟，讲一篇澈底澄清的大道理，将作了个破题儿，又早被姑娘接过来话，滔滔不断的一套，把他四位凑起来二百多周儿，商议了将及一年的一个透鲜的招儿，说了个隔肠如见。

安老爷听罢，心里暗道：“这姑娘的见解，虽说愚忠愚孝，其实可敬可怜。但是事情到了这个场中，断无中止的理。治病寻源，全在痛亲而不知慰亲，守志而不知继志，所以才把个见识弄左了。要不急脉缓受，且把邓老的话撇开，先治她这个病源，只怕越说越左。”因向姑娘叹了一声，说道：“姑娘，你这片至诚，我却影

也不知，无怪你方才拒绝九公。如今九公这话且作缓商。但是你这番举动虽不失儿女孝心，却不合伦常至理。《经》云：‘乾道成男，坤道成女，乾坤定而后地平天成；女大须嫁，男大须婚，男女别而后夫义妇顺。’这是大圣大贤的大经大法，不同那愚夫愚妇的愚孝愚忠。何况古人明明道着个‘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’又道：‘女子，从人者也。’你这永不适人的主见，我窃以为断断不可。你是个名门闺秀，也曾读过诗书。你这就《史鉴》上几个眼前的有名女子看去，讲孝女，如汉淳于思的女儿缙萦上书救父；郑义宗的妻子卢氏冒刃卫姑。讲贤女，如晋陶侃的母亲湛氏截发留宾；周顗的母亲李氏具饌供客。讲烈女，如朝重成的女儿玖英保身投粪；张叔明的妹子陈仲妇遇贼投崖。讲节女，如五代时王凝的妻子李氏持斧断臂；季汉曹文叔的妻子引刀割鼻。讲才女，如汉班固的妻子曹大家续成汉史；蔡邕的女儿文姬誊写赐书。讲杰女，如韩夫人的助夫破虏；木兰的代父从军；以至戴良之女练裳竹箭，梁鸿之妻裙布荆钗，也称得贤女。这班人，才、德、贤、孝、节、烈、智、勇无般不有，只不曾听见个父死含冤，终身不嫁的。这是甚么原故？也不过为着伦常所关，必君臣、父子、夫妇三纲不绝，才得高、曾、祖、父、身、子、孙、曾、元，九伦不败。假若永不适人，岂不先于伦常有碍！”

安老爷这一套老说学话儿，算起楞见线四方到尽头儿了。无论她怎样笑他迂腐，想驳他，却一个字驳他不倒。姑娘一听，也知安老爷是一团化解自己的意思，无如她的主意是拿了个老道，丝毫不用一点盛气凌人的口吻，只淡淡的笑道：“伯父讲的这些话，怎生不曾听得。在这班人以前，又有那一班人作过这些事？想也是从他作起。这永不适人，便从我何玉凤作起，又有何不可！”

列公，我说书的曾经听见长辈说过一句阅历话：“越是京城首善之地，越不出息。”只看这位姑娘，才在此京城住了几天儿，不是她从前那丁是丁、卯是卯的行径，已经学会了皮子了。岂知眼

前这桩事，她只顾一闹皮子，可只怕安老爷就难受了。

话休絮烦。安老爷料着姑娘不受这话，定有一番雄辩高谈，看她怎的说法，再和她说到本地风光，设法擒题。不想姑娘闹了个皮子，蔫蔫儿的受了，自己倒出乎意外，一时抓不着话茬儿。

邓九公旁边一看急了。你道他因甚的着急？他此来本是一片血心，这头儿要惠顾把弟，那头儿要成全徒弟，再不料一开口，先受了那么几句厌话，闹了个两头儿都对不住，算是栽了个悬梁子的大筋斗。这一栽，他觉得比当日在人众子里，栽在海马周三跟前，还露着硃砂。只羞得他那张老脸紫里透红，红里透紫，两眼圆睁，满头大汗，把帽子往下推了一推，两只手不住的往下撝汗。及至听安老爷接上话来。料着安老爷定有几句吃紧的话，问得住姑娘。不想安老爷不过和她闹了会子之乎者也，倒背了有大半本《列女传》，渐渐的话有些钉不住姑娘，这不是前番青云山的样子了。再照这么闹会子文诌诌，大事不散了吗？因此他不容安老爷往下分说，便向玉凤姑娘道：“姑娘，你这话不是这么说。俗话说得好，在家从父，出嫁从夫。是个娘儿们，没这一辈子不出嫁的。再说这桩事，也不是一天儿半天儿的话了，我实告诉你说罢。”说着他便把他和安老爷当日笔谈的那天，他女儿怎的忽然提亲，他怎的立刻就要作媒，安老爷怎的料定姑娘不肯，恐致误事，拦他先莫提起，且等姑娘到京服满之后，再看机会的话，一直说到他父女今日怎的特来作媒，向玉凤姑娘告诉了一遍。告诉完了，重新又叫声姑娘说：“你瞧，凭他怎么样，师傅比你晒日头阳儿看三星儿也多经过七十多年了。师傅的话没错的，无论你当日对天焚香起的是甚么重誓，都应在师傅身上了，你说好不好？你只依着师傅这话，就算给师傅圆上这个脸了。”

一段话说了个乱糟糟，驴唇不对马嘴，更来的不着要。更把个褚大娘子急得搓手，忙拦他说：“你老人家不要着急。这可是急不来的事，事款则圆。”饶是那等拦他，他还是把一肚子话，可桶

儿的都倒出来。

玉凤姑娘一听，心里一想，照那样说起来，这又不是青云山假西宾的样子，我索性被他们当面装了去了吗？看这局面，连张家夫妻母女三人，只怕也通同一气。别人犹可，我只恨张金凤这个小人儿没良心。当日我在深山古庙，给她联姻，我是何等开心见诚的待她；今日的事，怎的她连个信儿也不先透给我？更可气的是我那干娘，跟了我将及一年，时刻不离，可巧今日有事不在跟前，剩了我一个人儿，叫我和他们怎生打这个交道！心里越想越气，才待要翻，又转念一想，使不得；便算是他们都是有心算计我，安伯父、安伯母二位老人家，好不容易才把我母女死的活的护送回乡。况且我父亲的灵柩，人家放在自己的坟上，守护了这几年了。难道他从那时候就算计我来着不成？何况人家为我父母立茔安葬、盖祠奉祀，是何等恩情，岂可一笔抹倒？就是我这师傅，不辞年高路远，拖男带女而来，他也是为好。更何况今日，我既有了这座祠堂，这里便是我的家了，自我无礼，断断不可！还用好言和他们讲礼，凭他万语千言，只买不转我一个不就结了。

姑娘主意已定。她便把一脸怒容强变作一团冷笑，向邓九公道：“师傅，你老人家怎的只知顾你的脸面，不知顾我的心迹。人各有志，不可相强。即如我安伯父方才的话，岂不是万人驳不动的大道理。但是一个人存了这片心，说了这句话，岂可丝毫摇动？假如我这心、我这话可以摇动，当日我救这位公子的时候，在悦来店也曾和他共坐长谈，在能仁寺也曾和他深更独对。那时我便学了那班才子佳人的故套，自订终身，又谁来管我。我为甚么把个眼前姻缘，双手送给个萍水相逢、素昧平生的张金凤？只这一节，便是我提笔画押的一件亲供，众人有目共照的一面镜子，师傅你就再不必絮叨了。”邓九公道：“照姑娘你这么说起来，我们爷儿今日大远的跑了来干甚么来了？”

老头儿这句话来的更乏。书里表过的，这邓九公虽是粗豪，却

也是个久经大敌的老手，怎生会说出这等一句没气力的话来？原来他这里还憋着一桩事。他此来打算说成了姑娘这桩事，还有一分阔礼帮箱，此时憋在这里，秘而不宣，要等亲事说成，当面一送，显这么大的一个好看儿。不想这话越说越远，就急出这句乏力的话了。

姑娘听了这话，倒不见怪，只说道：“你老人家，今日算来看我，我也领情；算为我父母的事，我更领情。要说为方才这句话来的，我不但不领情，还要怪你老人家的错。”邓九公哈哈大笑道：“师傅又错了？师傅错了！薅你师傅的胡子好不好？”姑娘道：“我这话从何说起？你老人家和我相处，到底比我这伯父伯母在先；吃紧的地方儿，你老人家不帮我说句话儿罢了，怎的倒拿我在人家跟前送起人情来，这岂不大错？再说今日这局面，也不是说这句话的日子，怎么就把你老人家急得这样钦此钦遵，倒像非立刻施行不可。你老人家也该想想：便是我不曾有对天设誓，永不适人的这节事，这话先有五不可行。”

褚大娘子才要答话，安老爷是听了半日，好容易捉着姑娘一个缝子，不可撒手了，连忙问道：“姑娘，你倒是那五不可行？”姑娘道：“第一，无父母之命不可行；第二，无媒妁之言不可行；三，无庚帖，四，无红定，更不可行；到了第五，我伶仃一身，寄人篱下，没有寸丝片纸的陪送，尤其不可行。纵说五件都有，这话从我一个立誓永不适人的人来说，正是和金刚让座，对石佛谈禅，再也妄想弄得圆通，说得明白了。”安老爷道：“姑娘，你须知那金刚也有个不忍，石佛也有时点头，何说你说的这五桩，桩桩皆有！”因指着他父母的神龛道：“你看，这岂不是你父母之命？”又指着邓家父女和张亲家太太道：“你看，这岂不是你媒妁之言。你要问你的庚帖，只问我老夫妻。你要问你的红定，却只问你的父母。至于陪送姑娘，你有的不多，却也不到得并无寸丝片纸，待我来说与你听。”安老爷这话，就如对策一样，才不过作了个策帽儿，还

不曾一条条对起来呢！姑娘听了，先就有些不耐烦。邓九公又在一旁拍手道：“好哇！好哇！我看姑娘这还说甚么？”安太太恐怕姑娘着恼，便拉着她的手说：“不要着急，慢慢儿说着，就有个头绪了。”褚大娘子说：“正是这话。好妹子，只记着我当日和你说的‘老家儿说话，再没错的’那句话。还是老家儿怎么说，我们怎么依着。”

姑娘一看这光景，你一言，我一语，是要齐下虎牢关的来了。她倒也不着恼，也不动气，反笑了笑说道：“伯父不必讲了。你二位老人家，从五更头说到此时也该乏了。我师傅和褚大姐姐大远的来到这里，也着实辛苦了。竟请伯父、张亲家爹，陪了我师傅和褚大姐夫前边坐去。我同伯母和妈妈，也陪了褚大姐姐到房内说些闲话。你我大家离了这个所在，揭过这篇儿去，方才的话再也休提。如不见谅，我总括儿说一句：‘泰山可撼，北斗可移’，我这条心、这句话，万不能改！我言尽于此，更不再谈，凭你大家万语千言，却莫怪我不答一字。”说着，只见她退了两步。果然照褚大娘子前番说的那光景，把小眼儿一搭撒，小脸儿一括搭，小肩膀子儿一鼓，抄着两只手，在桌儿边一靠，凭你是谁，凭你是怎样和她说，再也休想她开一开口。这事可糟了，糟得很了！糟得没底儿了！列公，你道“两好并一好，爱亲才作亲”；一家不成，俩家现在，何至于就糟到如此？

原来今日这桩事果然说成，不是还有个十天八天、三月两月起耽搁，只因安老爷一愁姑娘难于说话，二愁姑娘夜长梦多；果然一言为定，那问名纳采、行聘送妆，都在今日这一天、即在今日酉时，便要迎娶过门了。此刻这虽是怎等一个清静坛场，前头早已结彩悬灯、排筵设宴，吹鼓手、厨茶房、候相伴娘、家人仆妇，一个个擦拳摩掌，吊胆提心的，只等姑娘一句话应了声，立刻就要鼓乐喧天，欢声匝地，连那顶八人猩红喜轿也早已亮在前面正房当院子了。安老爷、安太太虽不曾请得外家，也有好几位

得意门生，同心至好，以至近些的亲友本家，都衣冠齐楚的在前边张罗，候着贺喜。不想姑娘这个当儿，拿出那老不言语的看家本事来。请问这一秃噜串儿，叫安老爷一家怎生见人？邓、褚两家怎的回去？便是张老夫妻，那逢山朝顶，见庙磕头和一年三百六十日的白斋，那天才是个了愿？至于安公子空吧嗒了几个月的嘴，今日之下，把只煮熟的鸭子飞了，又叫张金凤怎生对他的玉郎？又叫何玉凤此后怎的往下再处？你道糟也不糟？——此犹其小焉者也。便是我说书的，说到这里就算二十五回团圆了，听书的又如何肯善罢干休？那可就叫作整本的“糟糕传”，还讲甚么《儿女英雄传》呢！列公不需烦燥，你只看那安水心先生是何等心胸本领，岂有想不到此，不防这一着的理？然他则何不一开口，就照在青云山口似悬河的那派谈锋，也不愁姑娘不低首下心的心服首肯，怎的又和她皮松肉紧的谈了一会子道学，又指东说西的打了会子闷葫芦呢？这便叫作“呈游谈易，发庄论难”。当日在青云山，是先要笼络往这姑娘，不得不用些权术；今日在此地，是定要成全这姑娘，不得不用些正经。既讲到舍权用经，凡一切谈谐话，俳优话，比喻话，影射话，都用不着。再说安老爷本是个端方厚重的长者，少一时坐在堂前，就要作姑娘的阿翁了。一片慈祥，虽望着姑娘心回意转，却绝不肯逼得姑娘理屈词穷。他心里却早有了个成算。及至见姑娘话完告退，不作一声，他便使两眼望着太太道：“太太，你听姑娘终改不了这本来至性。你我倒枉用了这番妄想痴心，这便怎样才好？”安太太似笑非笑、似叹非叹的应了一声，老夫妻两个，四只眼睛一齐望着媳妇张金凤。张金凤见公婆递过眼色来，便越众出班的道：“今日这事，算我家一桩大事。公婆父母都在前头，再说九公和褚大姐姐是客，又专为这事而来，却没媳妇说话的分儿。但是我姐姐的性格儿，我知道她是：肯的，不用人求；她果然不肯，求也无益。公公，不必往下再说了。依着我姐姐的话，真个陪九公到前面坐去，让媳妇问问姐姐。

或者我姐姐还有甚么不得已的苦衷，说不出的私话，也未可知。我们女孩儿对女孩儿没个碍口难说，只怕倒说的到一处。婆婆和妈妈在这里陪着褚大姐姐，也好谈谈这一年不见的闲话儿，不必费心劳神，这事完全责成在媳妇身上，公婆想着如何？”安太太就先说：“你小人儿家，可有多大能耐呢？要作这么大事，你能吗？”安老爷摇着头道：“媳妇，你看我两个老人家，处在这要进不能、要退不可的去处，得你来接过我们这个担子去，我们岂不愿意。但是这桩事的责任太重，你却比不得我同九公：我两个作不成，大家不过说一句这事想的不仔细，谋的不周全。你一个作不成，有等知道的，道是你姐姐的心执性；有等不知道的，道你本就不能尽心，不曾着力，有意败事，无意成功。倘被亲友中传说开去，你小小年纪，这个名儿却怎生担得起！”他翁媳两个，这阵真话儿假说着，假话儿真说着，也不知是他家搭就了的伏地扣子呀，也不知是那燕北闲人因张金凤从第七回出名，直到第二十五回，虽是逐回的露面登场，总不为作到她的正传文章，写得出色。如今且不去管它。

何玉凤先听得张姑娘说她“但是肯的，不必人求；果然不肯，求也无益”，不觉暗喜道：“到底还是她知道我些甘苦。”及至听她说倒也不劳公婆父母，也不用褚大娘，只把这事责成在她身上这些话，又不禁转喜为怒起来，暗道：“好个小张金凤，难道连你也要和我作对不成？果然如此，可算你猴儿拉稀，小人儿坏肠子了！少停你不奈何我便罢，你少要奈何我一奈何，也顾不得那叫情那叫义，我要不起根发脚把你我从能仁寺见面起的情由，都给你当着人抖搂出来，问你个白瞪白瞪的。我白闯出个十三妹来了。”想罢，依然坐在那里，一声不响。张金凤分明看见姑娘那番神情，只不在意，她依然答应公婆道：“媳妇岂不知公婆这层怜惜媳妇的心，只是九公同褚大姐姐和姐姐说，姐姐不容说；公婆和姐姐说，姐姐又不容说。我爹妈在此，更不能说。倒有个能说会道的舅母呢，